



投稿邮箱: xzhtwxds@163.com
◀◀扫码关注“徐州放鹤亭”微信公众号

放鹤亭 | 文学

徐州日报 08
2025年11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张琦 美编:范聪 校对:燕原斌

澳门作家看徐州

■作者简介

吕志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澳门文学奖、澳门中篇小说奖、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曾出版小说集《异宝》、新诗集《黑白之间》、散文集《守望》、研究集《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绘本集《去茶楼》等。

■编者按:

11月2日至5日, 由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组织的澳门作家采风团一行8人走进徐州, 开展文化采风活动。从汉代遗迹到现代工程, 从革命历史到生态蝶变, 作家们以脚步丈量这座千年古城, 完成一场贯通古今的文化行走。用笔墨记录“彭城风华”, 本报将陆续刊发澳门作家看徐州的作品。

■作者简介

李懿, 出生于澳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第47届高研班学员, 目前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研究生班。曾获第十四届澳门文学奖中篇小说组首奖、散文组冠军等, 出版小说集《扁平人》《过三关》与中篇小说《上升的岛屿》。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刊物, 并连续多年入选《澳门文学作品选》。

徐州: 一场关于絮语与记忆の旅

◎吕志鹏

高铁行至徐州地界时, 秋阳正斜斜地漫过车窗, 将远处的天际线染成一片暖赭。这是一座被历史反复摩挲的城, 连风里都透着几分古意。不似西安古都的帝王气象, 亦不似江南水乡的婉约, 徐州的气息, 是混着黄河的狠劲与汉家的大气, 还有东坡笔墨的温雅。

从前我就曾读到一则关于黄楼的旅游介绍, 倘若不算上学期间顺耳听来的“三让徐州”, 又或者“楚汉相争”的故事, 这大概已是我对徐州的全部印象, 故若说我是为黄楼而来也不为过。11月的风已带着凉意, 吹得檐角的铜铃轻轻作响, 这是否应为900多年前的回响? 彼时东坡先生刚在徐州任上经历黄河大水, 水退之时, 他领着百姓筑堤建楼, 以志其将这座险被洪流吞噬的城, 从危难中救回之功。这座黄楼, 之所以取名“黄”, 为“土实胜水”之意, 这是他治河的见证, 也是其“为生民立命”之具象。楼身不高, 略欠粉黛, 却比那些雕梁画栋的建筑更具分量。

登楼倚栏, 视线所及尽是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望向旁边的故黄河, 河面出奇的平静, 波光绿油, 实难令人联想到当年“黄河西来忽改道, 浊浪排空势欲摇”的凶险。东坡先生在《九日黄楼作》里曾撰“黄楼新成壁未干, 清河已落霜初杀”, 字句间满是治水初成的欣慰, 也藏着对民间疾苦的牵挂。如今, 楼内的电子屏正滚动着一众文豪为建楼呈贺之诗句, 游人则忙着高举手机拍照记录, 荧屏上的光影与柱上的木纹轻轻叠合, 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有人轻声念着诗, 语调带着激昂的赞叹; 有人指着“功在山河”牌匾, 和同伴说起先生之悲凉故事。或许黄楼从来都不是一座静止的古建筑, 仿佛就是一个鲜活的“故事场”, 一代代的人来到这里, 听先生过去之担当, 也好去寻找自己的那份初心。风再来时, 檐角的铃音在二楼听起来更为清晰, 我忽然觉得, 未必是风动, 反而是先生之精神, 仍在这楼中尝试呼唤我们。

离开时, 回头望去, 丽日当空正好为楼阁镶了一道金边。那光, 温暖如昨。

沿着蜿蜒的街巷往文庙去。路面尽是新铺的青石板, 虽已岁月流转, 但踩在其上却没半点生硬的不平感, 反倒像是走在历史的褶皱里。导游说这座文庙始建于北宋, 后来明清时徐州遭了黄河水患, 不少建筑都被冲毁, 现在我们目之所及, 皆是后来重修而来。我听着难免心酸, 若明清时东坡先生再临此地, 见黄河依旧为患, 见他曾尽心力守护的城郭又逢劫难, 是否会再添叹息?

幸而, 现在红墙黛瓦仍在, 依然保持着明清的韵致。院内古柏枝干遒劲, 枝繁叶茂, 阳光透过叶

间之缝隙点点洒下, 在地上投去斑驳光影, 一派古意盎然。大成殿里, 孔子与弟子们的塑像庄严肃穆, 虽已不似昔日那般香火鼎盛, 却仍有游人驻足行礼。只是崇圣祠、府学宫这些旧时的别称, 大多已被今人淡忘, 只有遗在殿角的匾额或残破的石碑中, 还留着些许痕迹可考。

然而, 庙外又是另一派景象, 与那庄重宁静截然不同。服装店“潮”气飘扬, 茶饮店门前则是排起“长龙”, 年轻人拿着刚买的茶饮, 说说笑笑地穿过古巷。我忽然明白, 历史从来都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 它是活的, 就藏在文庙里, 也藏在茶饮里, 同时存于诗词里, 也存于今人的对话里。大概文旅结合, 从来都不是生硬的“古+今”, 而是让历史融入生活, 让生活承载历史。

须臾间来到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刚走进大厅, 一件刻着“彭城”二字的陶钵便撞入眼帘, 那是一种带着穿越千年的“莽撞”, 让所有现代的喧嚣都瞬间失声。陶钵本身不算精美, 甚至有些粗糙。我盯着它看了良久, 仿佛看见两千多年前, 一个徐州老百姓捧着它做饭盛粮的模样。

沿着展厅往里走, 脚下的玻璃栈道逐渐延伸。低头往下看, 地层剖面, 一层层依然清晰可见, 像是一本摊开的立体史书。那是明代的大街, 石板路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 甚至仍能看见马车碾压过的痕迹; 更深处, 是汉代的排水沟, 砖石砌得规整, 沟壁上还留有当年疏水的痕迹。我站在玻璃栈道之上, 有些恍惚, 眼前的不是冰冷的遗迹, 而是活生生的过去——那明代大街上有打铁匠人正在捶锤, 铁与铁碰撞的声音铿锵有力, 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汉代的水井旁, 有妇人在洗衣, 嘴里哼唱着当时流行的小调……这些都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 而是普通百姓的日常, 一座城最原始真实的记忆。

此后的游览, 戏马台、徐州汉文化景区、潘安湖等都格外精彩, 相信来过的人们也都不会失望。一圈行程下来, 发现这城, 有戏马台上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 也有黄楼里苏轼的“以民为本, 遗爱于民”。有汉兵兵马俑的气势雄浑, 也有文庙的生活烟火。可以说在历史与生活间徐州从不张扬, 却守着自身风骨; 它不刻意, 却有着自己视野。我想, 若能继续以“文”为柱, 守住东坡的担当, 以“旅”为桥, 让更多人走进这里触摸它的历史, 感受它的生活, 那么这座古城的故事, 定能为更多人所熟知, 亦定能温暖更多人的心灵。

离开徐州时, 秋阳将落, 这座城的轮廓渐渐模糊, 却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渐渐清晰, 我想那必是砖石间的千年絮语, 是历史与生活的交融记忆。

徐州游记

◎李懿

博物馆, 我仔细阅读了墙壁上的介绍词, 发现徐州原来是一座重建于洪灾淤泥之上的“城叠城”, 战争与自然灾害在徐州古代史中亦是屡见不鲜。带着感慨, 走出博物馆, 朝东侧一看, 就是苏宁广场引人注目的建筑群, 它们造型华美, 与古朴的文庙街区却融合得极恰当。同样, 从地下的遗址到地上的高楼, 视觉上的对比和冲击也十分强烈, 格外振奋人心。

徐州同样不乏大自然的美景。在云龙山观景台, 我们赶上了夕阳。黄昏的光线照亮了城市, 天际线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而游人仍在乘船游湖。从高处看去, 那些小小的天鹅船近乎是静止在湖面上, 凝固成白日将尽之时的最后一个瞬间。观景台上, 人们抓紧时间按下快门键。我也不能免俗。

此后的行程, 我们驶离城市中心, 去探寻乡野间的自然生态。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 当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我们先是乘船。透过船窗, 我瞧见远处有一座摩天轮, 它大约是附近最高的设施, 在湖水与树林的映衬下, 显得有些寂寥。而登岸后, 就是池杉林了。

我还不曾见到过这样可爱的树林。池杉枝条向上, 主干挺拔, 没有南方树林牵牵绊绊、弯弯绕绕的模样。它们清静、笔直, 让我生出“终于到了北方”的感慨。池杉顶部红褐色的叶子最令人惊叹, 好似霞光渗入了叶脉中, 不愿离去。于是, 在池杉林中穿行, 就如同在永恒的夕照下行走——难怪人们热衷在此地打卡, 这里的“网红点”当真是名不虚传。

离开池杉林前, 我向一旁还未来得及踏足的小径望去。夜色渐渐上升, 池杉林深处更显静谧。自然的美与一点遗憾合在一处, 成就不可磨灭的回响。对于徐州, 我也有相似的感受: 总共不过几天时间, 如何够我触及这座了不起的城市呢? 因此, 以后的我, 肯定是要再回来的——回来品尝美食、观赏美景、感受历史文化, 还有它妙不可言的独特魅力。



澳门作家采风团来到戏马台。
通讯员 郑舟 摄

劲竹铮铮

◎周江明

■作者简介

周江明, 《澳门日报》专栏作者, 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澳门日报》《澳门笔汇》《文综》等报刊。现为澳门科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秘书长。

想不到6年后,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我与“小竹竿”再次相遇。

2019年11月中旬, 我随澳门公务员江苏交流团到访徐州, 参观淮塔园林, 深刻印象的景象, 除去满园翠竹, 便是一支小竹竿。那竹竿系淮海战役支前民工唐和恩的“老伙计”。从山东到江苏、安徽, “山一程, 水一程, 风一更, 雪一更”, 行进5000多里路, 淮海战役期间, 小竹竿伴随唐和恩走过88个村镇。三尺长的身子骨, 密密麻麻刺满地名——莱阳、水集、院上、李家庄、马岚、平度、徐州……

6年来, 我也走过了许多地方, 却始终未曾忘怀这支小竹竿。于是在澳门作家采风团启程奔赴徐州前夕, 我上网查询小竹竿的下落。有人说调去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有人说还留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睽违数载, 我很忐忑。2025年11月2日, 采风首站就去了淮塔园林。甫入淮海战役纪念馆, 我赶紧向淮塔管理中心主任覃晋求教。她不疾不徐地介绍说, 唐和恩制作了三支小竹竿, 一支送给淮海战役纪念馆, 一支赠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支留作自家珍藏。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支竹竿, 仍在二楼展柜, 一会儿便可见到。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乘扶手电梯上到二楼, 行近小竹竿展柜, 一位斜披红绶带的小学生, 恭立一旁。我们请他讲一讲这支小竹竿的故事, 小朋友朗声应允, 随即娓娓道来: “唐和恩带着小竹竿, 在风雪淤泥中寻路, 在河水中试探深浅, 休息时支做小推车拄棍, 有时候还可插标引路, 真是好伙计、好帮手……”

邻近小竹竿展柜, 陈列着满壁枪械, 手枪、机枪密密层层, 大地稳稳当当地蹲坐于地。可这些冰冷的钢铁武器, 全都没能吸引我的目光, 触发我的共鸣。现代战争的形式与内涵悄然生变, 不再囿于军队鏖战, 胜败天平往往倾斜于战场外的抉择。小竹竿的坚韧与韧性, 经得住战火洗礼, 远胜刀剑的锐利, 不输枪炮的威力。无数根小竹竿支起的胜利, 沉重如山, 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在它们面前, 枪炮反倒显得有点弱小了。

纵观历史, 战争带给人们的不只是伤痛和毁灭, 铁血铸就的也有安稳与太平。普天之下, 世人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对幸福日子的渴求, 浩浩荡荡, 绵延不绝。那一刻, 人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淮海战役中, 像唐和恩这样的支前民工多达543万, 9倍于我参战部队。他们推着小车, 挺进前线, 运送弹药、粮食, 转运伤员。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浅浅的车辙深深印进了史册; 这更是“人民的胜利”, 战火变烟火, 硝烟化炊烟。

今时今日, 人们前来瞻仰这“人民的丰碑”, 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峥嵘岁月。我们在淮塔园林中穿行, 即便已入深秋, 这里的竹林依然苍翠。飒飒秋风掠过林梢, 点点热血化作一泓碧涟。那些长眠的烈士, 酣战的兵士, 与流汗的民工, 如若听见雏凤清声, 必定会感今怀昔——血汗浇灌下的焦土, 如今郁郁葱葱, 生机盎然。当年的牺牲与付出, 终为后人守护住了一方净土。

纪念馆中, 琅琅童声, 回荡耳畔。那小竹竿默默不发一言, 任由小朋友传颂它的故事。竹子位列梅兰竹菊四君子、松竹梅岁寒三友, “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竹节贞”, 品性正直、虚心、有节。白居易赞曰, 日出清明, 风来有声, 依依然, 欣欣然。现在, 经战火淬炼, 小竹竿劲似铁石, 字字如刀, 刻骨铭心, 铮铮然, 铿铿然。纪念馆外, 松篁交翠, 茂密成林。清癯的竹枝沿着凤凰山麓一节一节向上攀生, 纪念塔高耸入云, 骤然擎起一片墨绿、沉郁的苍穹。

蓦然回首, 青山处处, 草木皆碑。